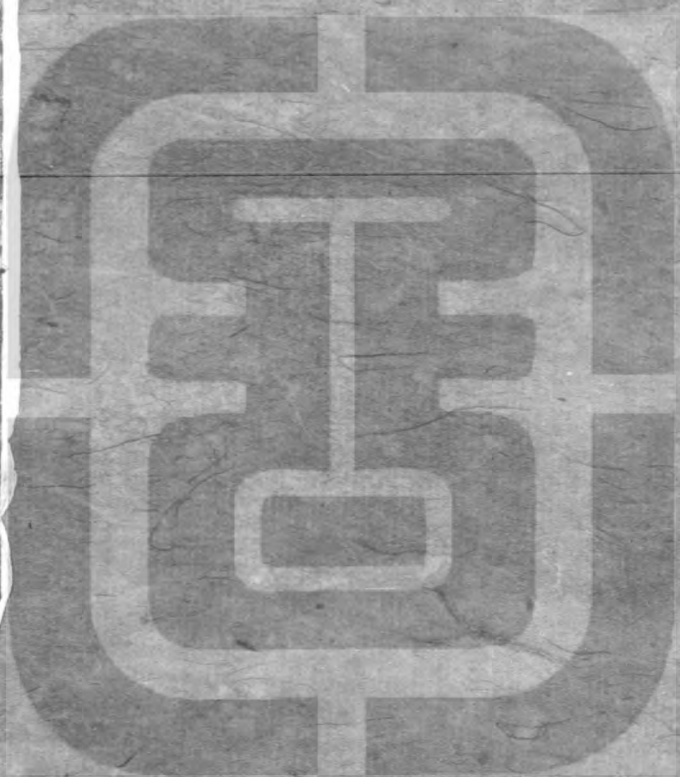


新刊

周禮全經

十二



周禮全經卷之十二

冬官司空第六

後學柯尚遷考定釋原

冬者四時之終終將復始萬物胚胎於此不冬則無以爲春矣故司空名之曰冬官司空掌土名爲空者土欲其耕治以養民不欲其空者也故立官帥民耕治之曰司空鄭氏曰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以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室家使民無空者也亦通自漢以後以司空專掌工作由劉德補以考工記故也夫工作之事已在庶

職豈可以司空當之天官事職所謂富邦國養萬民生百物何謂乎故今直去考工記而司空之職具在云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率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釋曰此四十字臨川吳氏倣五官之例而補之者也不曰邦土而曰邦事者司空治水土立民職所以為國興事也邦國曰富者土有人力則財用出矣邦國所以富也

事官之屬大司空卿一人此十字愚依五官之例而補之者也遂人小

司空也以主六遂田野之事故更名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小宰官屬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今此大司空與遂人非冬官乎自遂師至旅下士非其屬六十乎至於府史胥徒之數無一而不與五官同且諸官下士雖多無旅字惟此有之是六官所以別庶職之驗也則知遂人以下為冬官無疑矣去籍之亂尚幸此章之不泯使百世之下得有所據以明乎戰國亂經之非得有所考以復乎冬官

之職用息乎牽合補贅之弊大典以復以經證經
可無疑矣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
師每鄙上士一人鄙長每鄙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
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鄰作管反

釋曰在國中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所以施行教事
在四郊則為鄰里鄙鄙縣遂所以施行養事在都
鄙亦為鄰里鄙鄙但未成遂耳蓋天下之民一也
地有不同則事有不一故名亦隨而異故曰野不
踰國明於國野之辨則知鄉遂都鄙之別矣是六

鄉雖統於司徒而教灋必行於遂都鄙六遂雖為
司空所統而治野之灋亦行於六鄉異其名者所
以別其地別其地所以異其職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釋曰旅猶行旅在野之官主歛三粟之入而春頒
秋歛以行補助之政蓋賦歛之外立通融之政也
後世社倉實本諸此以其出於貧民故舉為恤貧
之制焉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此官掌六遂都鄙之軍制也蓋四丘為甸出車一乘稍人掌其伍兩卒旅之數平時教閱之出師則簡稽之合其卒伍故曰掌丘乘之令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主歛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與六鄉遺人之職蓋相通云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均猶平也掌均平土地之政以施地守地事地貢也蓋六鄉有均人六遂有土均合二官而考

之則司徒司空之職明矣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草人掌上化之灋以教民糞種為農事而設也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釋曰掌水利以潤稻田故名稻人亦為農而設

葉氏曰周人以農立國自后稷以來稼穡有教今觀周禮則知周公之意矣太宰九職一曰三農司徒頒職一曰稼穡其重農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

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與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濕墳壚辨壤糞也。稻人掌其水之畜止均濕防旱潦也。耕耨之事。鄭長既趣之。里宰又趣之。種稔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媿惡之地。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凡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勸導之。蓋以農者天下之大本。食者民之天。不耕則失業。不給則傷生。既厚其生。又利其用。既興其利。又除其害。拳拳重農如此。百姓豈有不勤耒耜而服田畝者哉。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釋曰訓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土訓者知四方之地事者故以圖焉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釋曰能通知天下土地之事者蓋習地事之學者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釋曰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之物與治山之宜者也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釋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林衡官卑山虞一秩蓋屬之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八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釋曰川流水也川衡者平知川之大小遠近及物所生者蓋魚鱉菱芡之屬可給用者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釋曰澤水所鍾之處水乾則曰藪皆百物所產之區也謂之虞者以能度澤藪之事者爾雅有八藪

之名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釋曰迹者跡之而知禽獸之處者也

辨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廿公上声

釋曰辨之言礦也亦讀為耿礦金玉之在璞此亦

山中之所出者故設官以司之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釋曰掌徵齒角以當邦賦者也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釋曰掌徵百鳥之羽翮以當邦賦者也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掌取葛以為絺綌以當邦賦者也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釋曰染草草之可染五色者如藍以染青菡以染赤皂斗以染皂之類此所以待邦之用者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炭燒之而成取之亦以共邦之用也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釋曰荼茅莠也以時聚之共喪事及徵野之疏材以共邦之用焉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釋曰蜃大蛤能噓氣成樓臺煉其殼可為灰潔白可以飾噐與墻壁可以共闔壙亦聚之以待邦用此亦山澤之所出者

原曰司空掌邦土如鄉遂都鄙固為土地之本經

制之灋無不備矣若山林川澤乃土地之末而所以治之者未嘗無灋焉故立虞衡以司其政令掌其厲禁此財用之所出民之養生喪死必資焉者也迹人外人雖所出有不同然皆財用所出而為之厲禁者也若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皆取賦於山澤之官各司其物之出於山澤者是以羽革象犀之富珠貝奇珍之物充於王宮溢於天下者何莫而非山澤之出數官之司哉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囿域之養牧四獸以備祭祀喪紀賓客之需

且時可共游觀也故曰囿游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釋曰場謂場圃物之方生闢場為圃物之既成築

圃為場民之場圃以種菜茹官之場圃場人掌之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釋曰藏米曰廩此官掌國之倉廩以待百官之祿

乃在職之稍食也匪頒調賜之米亦取於是舍人

倉人司祿皆其屬也舍人主宮中之稍食倉人掌

在野之積穀司祿則均百官及庶人在官者之祿

食多寡之數也

舍人上士三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舍宮中之次舍也主平宮中宿衛諸色人民稍食之穀內外嚴隔故特設舍人於王宮便給與

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掌郊野畜積之穀即遺人之委積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司祿闕其職然次於倉人之下蓋主頒給能

者在職之祿廩多寡之數經謂之稍食自大夫元

士賦祿以田矣中下士與庶人在官皆有祿米如

今之俸米也在鄉遂則自鄉遂大夫皆有田祿載

師閭師以下皆給於司祿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主巡野觀稼欲知歲之豐歉為歛之多寡然

後積之以制國用也此官為稅歛之本故次於此

春人奄二人女春枕二人奚五人

枕音由

釋曰此主春宗廟粢盛者也

膳人奄二人女膳八人奚四十人

釋曰膳作餼主炊爨者舂人精之膳人熟之

烹人奄八人女烹每奄二人奚八人

釋曰烹讀爲餽師之犒此官主內外朝冗食者之食蓋內外朝所用之官與徒役不令之食於家特設烹人一職掌其飲食之事

原曰觀鄉遂設官之意則司徒司空之職較然明矣是故司徒自載師閭師縣師三官次於鄉官之後其職則任民任地固兼乎鄉遂都鄙矣司空則遂官而下有旅師稍人二官其職則歛三粟以濟

貧民主車賦以時校閱亦兼乎六鄉都鄙也掌委積在鄉則有遺人在遂則有委人均地政在鄉則有均人在遂則有土均司教化則有師氏保氏司稼穡則有草人稻人勸糾德行則有司諫司救固宣司徒之教化於萬民者而誦地圖地志以知土地之利害則有土訓誦訓亦誨司空之事於王前也調人媒氏亦教民之事而廩人倉人司祿乃養人之職自封人至充人乃司徒掌禮樂祭祀之事者而舂人膳人烹人又非司空宗廟粢盛之事哉司市而下乃鄉中之餘民不列比閭族黨之伍而

為商賈者別立官以治之取賦以給公上以其在鄉也故屬司徒山澤虞衡而下乃六遂都鄙之餘民不在鄰里鄴鄙之數而取業於山澤者別立官以掌之亦取賦以給公上以其野外也故屬司空至於常產之外立通融之灋以為補助周急之政在鄉則有泉府在遂則有旅師焉合而觀之遂人設官無一不與司徒相終始蓋一教一養治民之大務孰謂遂人不足以當司空哉後儒紛紛移易取別書以補冬官豈知聖王之制明如日星固自然而不可紊矣

冬官上

大司空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富邦國

釋曰土地之圖疆域之形制也人民之數夫家之衆寡也凡王畿邦國都鄙各有圖所謂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而辨其山林墳衍之名物也又辨其上家中家下家之人數以授三等之地也夫知土地之廣狹則務興其利知人民之多寡則務養其生以是佐王則野無曠土國無遊民而財用可充國可使富矣故曰以佐王富邦國

按此舊是大司徒之職今改徒作空改安擾作富
依六典之文也夫土地之圖人民之數正司空之
事書載伯禹作司空平水土周官曰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王制曰司空執度地居民時四時
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以三書攷之則土地人民之
數司空之職無疑也去籍之後二官合之又以小
司空改名遂人次地官之後則司空之職盡入於
大司徒自漢以來皆以爲冬官真亡矣後儒雜取
五官水土之事工役之職以補之各持意見人自
爲編則五官皆亂矣謹因遂人序官之證取大司

徒之職自土地之圖至造都鄙盡歸之大司空中
揭十二教還爲大司徒之職則大司空之職既備
而大司徒之職亦備然後以遂人以下四十官繼
大司空之後則冬官一篇完整如舊而六官各得
其職矣參以天官六典辨職六屬無一不合更不
待移易別官以亂聖經則周公開萬世太平之意
復明於千載之下矣豈不偉與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釋曰司空掌土故以天下地圖爲首務九州者揚

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積石
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
阜曰陵水厓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辨其十等之名物者欲知其地之磽腴生物之媿
惡辨其十等之名物者欲知其地之磽腴生物之媿惡
原曰司空掌土地之圖者欲知九州地域廣輪之
數然後辨十等之地相其宜而行井牧之灋也固
無寸地尺土不在經制之中此所以爲裁成輔相
之道歟豈若後世置志之書只爲人閒之故物而
天下土地在上不與知焉賦稅之額一定或有汗
萊墾闢舉不復辨是以豪強者得據之以爲富而
貧賤者有力無有於用則民安得而不勞盜賊安
得而不蕃皆由土地之圖不考司空之職不明故
也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
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
社與其野

釋曰王畿有都鄙邦國有鄙邑邦國之數即職方
之九服也國界曰畿都鄙之界曰疆或溝水以限
之或封土以表之社土神稷穀神社稷不屋而壇

壇外累土為墼田主田神也以所宜木而樹之以
 依神也木如松柏榆之屬若地宜松則名之曰
 松社之野○既辨其土地之名物然後辨其邦國
 都鄙之數有邦國都鄙之制則必有畿疆之封既
 制其畿疆則必設其社稷之壇有社稷則必有依
 神之木凡此皆畫之圖天下之大如指諸掌矣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
 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
 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
 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

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

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會如字

或作皂專徒丸反覈音核莢古協反羸力果反痺音婢

釋曰會者會合五土之性所生之物也動物天產

也植物地產也毛物狐貉之屬縹毛者也鱗物魚

龍之屬羽物翟雉之屬介物龜鼈之屬羸物蛙鼃

之屬皆天產也阜物柞櫟之屬膏物桐漆之屬覈

核也李梅之類莢物薺莢之類叢物萑葦之類皆

地產也山林之民得木之氣多故毛而方毛者木

之氣方者曲直之義川澤之民得水之氣多故黑

而津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丘陵之民得火
 之氣多故專而長專圜也火之象也長者炎上之
 義得金之氣者為墳衍之民故哲而瘠哲白也金
 之色也瘠者瘦勁之義得土之氣者為原隰之民
 故豐肉而痺豐者土之體痺者下之義蓋五行運
 於天而其氣寓於土人物皆稟是以生也

按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
 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五方之民各有性也
 不可推移是知五土同地而異形五物同生而異

類五人同性而異質辨其異所以別宜也約其同
 所以反本也同而異者囿乎氣異而同者主乎理
 知乎此則物可齊俗可變性可復民可定而成相
 之道可致矣又按職方氏備述九州之山林川澤
 與民物之生及邦國之數蓋此其綱而彼其目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
 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相息亮反
 釋曰土宜者土之所宜有宜民居者廛里也有宜
 蕃鳥獸者藪牧也有宜毓草木者萊也有宜種稼
 穡者田也是謂土宜十二土者天有十二次日月

之所纏地有十二野王公之所國故星紀爲吳越分玄枵爲齊嫩訾爲衛降婁爲魯大梁爲趙實沈爲晉鶉首爲秦鶉火爲周鶉尾爲楚壽星爲鄭大火爲宋折木爲燕雖當時未有其國而司空之所辨殆亦以分野言也名所以命其土丘陵墳衍之屬物所以色其土青黎赤埴黑墳之屬相視也相其陰陽之向背嘗其水泉之甘苦以奠民居利則使居之害則使避之也阜盛也蕃多也毓生也任謂任地所生因民所能也故居得其所則人民可阜生畜可蕃樹木可毓然後可以任民以耕治土事矣此司空度地居民之事也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釋曰壤亦土也鄭氏曰以萬物所自生言則曰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治言則曰壤壤和緩之意物即草人相地宜而爲之種有駢剛赤埴墳壤渴澤鹹瀉勃壤埴壚疆蘖輕輿九者之別而制其種以宜之也然後教民稼穡或樹藝此司空任土以教稼穡之事也

原曰先王之於民其處之詳而慮之周矣乎故其奠民居也必相其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以安其居

又相其便於耕種樹藝畜牧以安其生其教稼穡也又辨其高下燥濕之不同以制其種則人民可阜鳥獸可蕃稼穡可生草木可毓安養有資民豈有不獲其所哉先王盡為上之道其為民如此後世為君者此等事亦嘗聞之乎任民之自為生而且擾動侵削之民始無以為生矣

以上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政讀為征下微此

釋曰此制賦稅之事均平也均其土之肥磽不等而使之平故謂之土均之灋其灋在下五物者土

有五色之物如白壤赤埴墳壚之類肥瘠由是而分不過五色而已故曰五物辨其肥磽之差以多少配而成夫則為一夫之征其數有上中下之不同不過九等既成夫則令九職之民受之故曰作民職既成一夫之田其家受之則令出一夫之稅故曰令地貢由是五畝之宅隨以頒之而取其廛里之布故曰歛財賦通之天下不過此灋而已故曰以此均齊天下之征司徒掌九比之灋司空掌九等之征能通二灋王制如指掌矣

原曰何以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也曰地有

肥磽不同不過五物盡之辨其肥磽配而成夫其數不過九等而已及至成夫以授夫家征之以十不假言矣故總謂之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也今考其灋曰六遂上地一夫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一夫田百畝萊百畝下地一夫田百畝萊二百畝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六鄉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九等之征見於三灋之中矣蓋平原廣野則謂之易丘陵墳衍則謂之萊衍沃之地則謂之井井者以田之成數舉之固不拘其形制如棊枰之畫也田有九夫則謂之一井耳然則地有肥磽何自而成夫也故衍沃之地百畝爲一夫丘陵隰臯之地或謂之萊或謂之牧則自五十畝而至三百畝平曠之地雖無高下亦自百畝而至三百畝中間制之配而成夫數不過九等耳上地有三等中地有三等下地有三等也夫是之謂制地征征者百畝之征一夫之稅耳固不隨地之多少而爲之稅如後世之灋也然則所謂井邑丘甸縣都亦舉其稅灋之實數言之非以是爲制田之灋也以此而均齊天下可以無一地而非井田無

一水而非溝澮無一夫而非什一耳苟不知九等制夫爲征之灋則天下之地萬有不同何自而言井田之灋哉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釋曰此建王國也王國必建於天地之中豈洛邑既成乃作周禮與土圭長尺有五寸其灋所用下可以測土深上可以正日景測景者凡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景晷相過則有可候之理故

致日必以冬夏令測景建國必以夏至者以冬至景長三尺未若夏至之日晝漏之半立八尺之表北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則爲地中故於此時植之以表測之以圭苟立表之地大南近日則景短不及五寸其地多暑立表之地大北遠日則景過尺五寸其地多寒立表處太東近日則日中時其景已如夕其地多風立表處太西遠日則日中時其景尚如朝其地多陰凡此皆未得其中故寒暑陰風偏而不和也凡日景在地千里而差一寸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

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釋曰夏至日正中時量以土圭其日景長一尺五寸與土圭合乃地之中也則地無偏倚與天合矣寒暑有定而四時交矣風雨時至而不愆陰陽和調而不戾百物之產于此有生者遂有形者育可以建立王國焉於是制爲王畿千里不惟溝封之且樹木以爲阻固也王畿千里之制國中爲六鄉四郊爲六遂五十里爲近郊六鄉之田百里爲遠郊六遂之田共四同二百里曰甸地爲公邑田共

十二同三百里曰稍地爲家邑田共二十同四百里曰縣地爲小都田共二十八同五百里曰疆地爲大都田共三十六同是爲百同此王畿所以爲千里也○鄭氏曰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景與土圭等惟潁川陽城爲然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釋曰此建侯國之制也土猶度也制其域者凡土圭尺五寸之景千里而差一寸假令上公五百里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四寸五分景與王畿南畔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其中減五分百里得一分減五分則五百里減四分則四百里封侯減三分則三百里封伯減二分則二百里封子減一分則一百里封男此土圭制域之度也封疆自其統治之國言食者自其所封之域食其租稅言之諸公食者半則二百五十里其半則屬國也諸侯諸伯食者三之一則侯二百伯一百五十其二皆屬國也諸子諸男食者四之一則子食五十里男食二十五里其餘附庸也

原曰尚書云州十有二師咸建五長司馬職曰建牧立長以維邦國王制曰五國以爲屬十國以爲連以此言之則凡大國必有統治之小國可知矣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孔子曰夫顓臾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由此言之侯伯又有附庸之小國在邦域之中也然則孟子王制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武成亦曰列爵推五分土惟三今周禮曰公封疆五百里食者半侯四百

里伯三百里食者三之一子二百里男百里食者四之一則與武成王制不合矣孟子又曰周公太公之封於齊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諸公之有五百里其故何哉蓋爵有五等食只三等以爵而繫其統治之屬國言之則有五百里也是故公之德足治五百里之諸國百里其所食之土也侯伯之德足治四百里三百里之屬國七十里其所食之土也子之德足治二百里之附庸五十里其所食之土也男雖無所治然亦有相屬焉故各以封疆言之也曰諸公食者半猶二百五十里侯伯食者三之一猶百里之上也亦過於七十里何哉曰此公侯附庸臣屬之國也蓋有功加地而后特錫之孟子所謂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諸侯孔子所謂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此皆在百里之外故謂之附庸若百里之內則三鄉三遂之外為鄙邑矣豈能容小國哉可見司馬所謂大小相維天設其牧者建國之定制周禮備其全諸書舉其一而遺而二者也聖經其可議哉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釋曰畿外建邦國畿內制都鄙既建邦國矣乃造

都鄙也。侯國但有鄙邑，無大都，故曰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制其地域者，載師云：以公邑任甸地，以家邑任稍地，以小都任縣地，以大都任疆地，皆都鄙之地也。公邑在遂之外，不頒與人者，家邑二十五里，大夫采地，小都五十里，卿采地，大都百里，三公及親王子母弟之采地，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內有城郭市朝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泣事王朝而退食於家，食其租稅，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內，天子使吏治之，縣師是也。受采地者，不過食其祿耳，治灋皆屬六官，有賜則

之權焉。以室數制之者，室城郭之宅制之，亦如鄉遂之灋，在城郭則爲比閭，族黨在郊野則爲鄰里，鄹鄙但鄙邑則五百家而止，大都不過萬家而止，以其未成鄉遂，故謂之都鄙，此室數之略也。

原曰：都鄙之制，經未明言，先儒亦無論著，愚意以室數制之者，豈特以頒授田制哉？蓋室即廛也，夫婦所居謂之室，數者即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之數也。灋既詳於鄉遂，故但言室數，理可推矣。且鄙之名，何自而立乎？五百家爲鄙，有五百家之聚，則鄙邑之形成矣。都之名，何自而

立乎四縣謂之都都則萬家也鄙有公邑家邑都
有小都大都不過依比閭族黨之灋與鄰里鄣鄙
縣遂之名而以多寡大小制之耳五百家爲鄙或
未及五百家亦爲小邑四縣爲都或二千五百家
爲縣則爲大邑或二縣則爲小都五千家也大都
百里內可爲鄉遂都鄙也而節之內爲比閭族黨
至州而止外爲鄰里鄣鄙至縣而止可爲鄉遂而
不與其成鄉遂者大都不可耦國也鄙邑在野只
依遂灋至鄙縣而止不能成遂也其所以治之之
灋則備於司徒司空縣師推行之觀之八則可見
矣是故鄉遂之灋治天下之大本大原也豈可以
都鄙而別爲異制乎故曰王制大同使天下無一
家而非比閭無一民而非卒伍無一地而非井田
乃可以言聖王之經制也

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
三百畝

釋曰此都鄙授地之制也易者互換之義一年耕
種於此一年耕種於彼故謂之易不易者歲種之
地美故一畝當一畝授之一易者耕一歲休一歲
乃復種故二畝當一畝授之再易者一歲耕之二

歲休之故三畝當一晦以地磽故也六遂言田都鄙言地者田則有高下下者爲田高者爲菜地則無高下只觀其肥磽而制夫耳六遂不成菜者爲牧都鄙不成易者亦爲牧牧只可養畜鳥獸不耕之也六遂言夫都鄙言家者夫指田成百晦而言所居有廛里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家則兼田地廛里言之一家受田百晦其常制也以灋既詳於遂故略言之耳○是故先王經野處民之道一井一牧比柝而行則天下豈有一地而非井田一易一菜相兼授地則天下豈有一夫而非百晦鄉

遂都鄙因地而制則天下豈有一民而非比伍澠澮州因地而脩則天下豈有一水而非溝澮教一養相須而行則天下豈有一職而非爲民哉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而共天下無事之臨乎地土與之圖土會之

釋曰上言制灋此言行灋也地職因其地宜分以九職奠定也地守經界既正夫數一定令夫家守而業之不得侵素也地貢既授之地必責其貢閭師載師徵之制之者有三征也頒職事太宰分職司徒司空頒之任之也地灋者地職地守土地之

事各有成灋令民行之待政令者司空經理之司徒教治之故不曰施政令而曰待政令也宰人原曰大司空不見全經矣今自大司徒取之至此而止耳夫六官大者司其綱小者行其灋自太宰小宰以及四官攷之犁然見矣今觀大司空之職何者而非天下地事之綱乎故土地之圖土會之灋邦國都鄙之數天下之大具於此矣至於辨土宜以相民宅辨土壤以教樹藝以上均而制貢賦則居四民時地利者曷嘗不盡乎又以土圭而建邦國以室數而造都鄙則司空之職掌可無遺矣

六典所謂冨與任辨職所謂生與養曷嘗有一之不合哉所闕者獨正月始和而縣象布灋及祭祀喪紀六聯之掌歲終攷灋正歲頒灋則誠闕耳若夫遂人六遂之政令頒田治野之灋守皆行大司空之事者也不為小司空之職而何哉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釋曰遂人即小司空也更名遂人者以其掌六遂

田野之事也。觀其職掌皆行大司空之灋可見矣。野者曠大之名，郊外謂之野。土地之圖受於大司空者，經畫也。經田野者，井牧萊易並行，溝洫道路相間而田野經矣。言縣鄙舉中以見上下，此定民居也。疆域有高卑，大小謂之形，鄰鄙有左右前後，謂之體。司徒只曰令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不言形體之灋，不言地域溝樹，但曰相保相葬相救，相調以成其禮俗云耳。司空度地居民，故有形體之灋。則六鄉比閭族黨亦司空所造也。鄉遂同其灋，變其名者國郊之別也。比則親之鄰，則相近也。閭則同門里，則同居族，則相贊助而已。鄙之名卑於黨縣之名，小於州。凡遂之制皆依於鄉。鄉以國中民廛接比行保伍之灋，易遂之民居野處行保伍之灋。難此遂人所以必造縣鄙之形體也。其地有廣狹，其域有界限，濇濇以分之，樹木以囿之，使各有疆界也。惟在野故鄰鄙縣遂各分疆界。政令刑禁使各掌之者，遂師則各掌其遂，縣師則各掌其都鄙，而遂大夫以下則各掌其所治也。稽人民，即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之灋。授之田野，即下文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

餘夫亦如之是也簡兵器使禦患有備即車賦之事也教稼穡使生養有資遂官職事也

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阡稼穡以興鋤利阡以時噐勸阡以疆予任阡以土均平政

釋曰此八者治野之灋也劑猶等也下劑役民力以下家爲率只取其二人重農事也田一夫百畝里田中之廬舍詩曰中田有廬所以安息耕事也樂昏者男女人之大欲詩云思媚其婦有依其土七月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故夏耘秋

收之時婦子偕往田中之廬所以樂其昏順其欲以擾之也土宜教阡如草人掌土化之灋司稼辨種陸之種與其所宜地爲灋以教之也興鋤即里宰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旅師鋤粟謂不合耦以耕公田則罰一夫之粟蓋獨耕則難成功故合衆人爲耦而並耕所謂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徹灋亦如此詩曰十千維耦是也利謂合衆力則功易成時噐勸阡即遂大夫簡稼噐鄭長與有司歲時數噐所以勸其勤耕詩曰二之日于耜疆予謂疆壯有力者雖未登夫家亦予之以田任之耕事下

文餘夫亦如之是也。土均掌平土地之征，以地媾惡為輕重之灋行之是也。

原曰：治野致之以下劑，所以寬其役，安之以田里，所以遂其生，擾之以樂昏，所以順其欲，教之以土宜，所以興其利，任之以疆予，所以作其勤，平之以土均，所以均其賦。八者之政舉，則生遂而欲得力，勤而利成，用利而情協，所以厚之者無不至矣。又時使而薄歛之，則其致力以供上先公而後私，蓋有不俟督責之勞而自趨事赴功之不暇矣。七月之風，可想見矣。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畹，萊五十畹，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畹，萊百畹，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畹，萊二百畹，餘夫亦如之。

釋曰：此頒田里之灋也。遂灋通之天下，故六鄉不言受田，都鄙不言廛里，灋備於此故也。上地中地下地，以地之肥磽而分也。司馬所謂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是也。頒授也。廛，邑居之宅，所謂二畹半在邑也。里，田中之廬，所謂二畹半在田也。田平地可耕者，萊草萊高不可

爲田而可樹藝者。餘夫每家一夫一婦爲正。登夫家之數。如有子與弟未娶同居。則不成夫家。爲餘夫也。亦名羨卒。是故廛則一而授田。則有一家受二三夫者。故曰餘夫亦如之。即疆予任。毗是也。是餘夫多則受田多。故爲上家。此專以地之肥磽。多寡分爲上中下。司徒謂之上家受土地是也。易灋亦如此。故觀餘夫受田亦如之。之說則上家受上地可知矣。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

上有路。以達于畿。

畛之忍反。洫况域反。

釋曰。司徒言井邑丘甸者。田之實數。積而爲名耳。若夫制土之灋。只論其肥磽。配而成夫。以夫而定授田。起征稅耳。夫有二百畝。三百畝之差。則井之形可復成乎。然必謂之井者。亦以腴田百畝爲例耳。遂人固未嘗言制井田形體之灋。但上文言每夫有百五十畝者。二百畝者。三百畝者。合九夫獨不可以言井乎。此只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積至萬夫有川。固未嘗合以丘甸縣都也。而丘甸縣都。只積其田數。爲都鄙之名而已。以此言

之則先儒以丘甸縣都皆爲井田形體之說決不可通矣。何氏曰：自一夫之田至千夫之田爲遂溝洫澮，所以通水於川；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有徑畛涂道路，所以通道於畿；深廣各三尺曰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廣深二仞曰澮。至於川則不可計以丈尺矣。遂上有徑，可容牛馬；溝上有畛，可容大車；洫上有涂，可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可容乘車二軌；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通道至此，則天下無不達矣。制田之灋，非水與道，則經界何自而成乎？

原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而至四縣爲都者，井田之實數也。田不能皆上地，夫不能皆百畝，然制田之通灋不可不以是爲準焉。故必以九百畝爲九夫，九夫爲一井，以起數，然後水與道可以制其數矣。王制言三分去一，爲田之實數，三分益一，爲水與道及山川城郭是也。若以易與萊牧皆在其中，則不止於三分去一矣。司馬灋曰：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則九十夫旁加十夫，則百夫；每旁則十夫矣。故曰：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十通爲成，成九百夫；旁加百夫，則千夫；每旁則百夫。

矣。故曰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成爲終。帶旁加則千井萬夫矣。每旁則千夫。故曰千夫有澮。澮上有道。十終爲同。同萬井十萬夫。每旁則萬夫矣。故曰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曰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夫井間有溝則十夫也。十里爲成。旁則百夫也。百里爲同。旁則萬夫也。然皆以百畷爲夫起數。故相脗合如此。丘氏曰井邑丘甸以四起數。言田之實數。司馬灋通成終同則以十起數。兼水與道及山川城郭而言也。以此合三分去一之說似矣。若以中地每夫二百畷下地每夫二百畷及七等之田言則三分益一。旁加十里皆不能足矣。故愚謂司空度地五溝五涂之制。大抵以夫爲定數。而不計其成井與否。曰井邑丘甸者亦以九夫起數。積而成邑。鄙縣都之各非田制必欲如基枰之畫也。井田以夫而定。則通之天下古今皆可行矣。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

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釋曰此小司空之職事也惟掌野故不會政致事不頒比灋不詔誅賞只是歲登夫家辨施舍頒職事治政令令貢賦起政役而已其餘則係教灋司徒掌之六畜者馬牛鷄豚狗彘也貢者夫布之貢賦謂財賦車賦征役則力役之征凡此皆登其籍而上之於大司空也野役亦謂師田或功作之役遂之大旗熊虎也以致民者以掌衆庶與大司徒同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釋曰野牲以六牲出於野者野職薪炭䟽材之屬令委人以時斂之脩野道委積則令野廬與遺人也致之致於司徒也綽舉棺之索遂人帥野役屬六綽及窆而陳役以畚輦復土之役野人供之也凡事功役之事致野民而役之也師田大役必遂人帥之而掌其禁權各有專事各有所司也

原曰司徒司空職異而事同者耶知其所辨則知周公設官分職詳審精密各有攸當矣是故一教一養其職異也共治民事其事同也今以二職之同異攷之歲時稽人民辨施舍同也六畜車輦之稽同也軍旅田役之致民同也祭祀賓客之供給同也歲終之會政致事同也其不同者司徒則司鄉司空則司遂其同民而異治者耶以其異言之則司徒以鄉三物教民也以鄉八刑糾民也以鄉飲酒之禮賓興賢能也頒比灋於六鄉大夫也大比則攷六鄉四郊之教治政事夫屋以詔誅賞也

受邦國之比要也歲時邦灋之讀德行道藝之教友弟睦婣任恤之書此司徒之鄉灋所以通於天下也其所謂掌邦教擾萬民者耶司空則曰土地之圖也土會土宜土均之灋也建邦國造都鄙也造縣鄙形體之灋也授民職頒田里辨地守制地貢也稼穡教畝興鋤合耜簡田噐四達戒功事也大比之興有功者掌治訟趣稼事令野役簡車賦脩野道入野牲令野職此司空之遂灋亦所以通於天下也其所謂掌邦野生萬民者耶其所以同者異民而同治不害其爲同其所以異者同民而

周禮全經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羅
異治不害其爲異是故能知同而有異異而能同
則司徒司空之職辨矣一教一養既具而周公之
六典備矣孰謂地官掌土而司空專掌百工耶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
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
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釋曰遂師居司空之職秉刑政以治六遂之民者
也有民事而無教灋故職曰事職政令者辨夫家
以授田稽六畜車輦簡噐之政徵召貢賦行役之

令戒禁治之也登進也遂大夫稽之上於遂師登
而進於司空也經牧謂經制其牧地與田之肥磽
而辨可食之多少以爲上中下之地也又徧知其
多寡之數而使民任之徵財征者徵其九賦之財
力役之征也若有役政之事則作之而聽其不平
之訟巡稼穡春秋巡省以行補助之政也移用其
民者若有災沴如水潦暴至民不能勝則移用他
民以助之時事荒政之事皆遂師設灋以救之故
曰救其時事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王府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犬喪使帥其屬以幄帟
 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
 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庀又作庇匹爾反磨音歷
 釋曰野職野賦若角人之齒角羽人之毛羽掌葛
 之絺苧皆所以當邦賦者故入之玉府脩治庀具
 也省道致潔也具委積致備也委積掌之遺人而
 遂師令之也幄帟掌之幕人遂師使幕人帥其胥
 徒以幄帟先行至墓以張神坐也道野役者帥野
 之徒役以往也磨適歷執紼者之名抱磨持板巡
 行而校錄之丘籠窆後復土也蜃車鄭氏曰蜃車

柩路也柩路載柳回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
 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輜後謂執紼者愚
 謂蜃蛤灰可以築墳壙蜃車載蜃之車遂師掌其
 役也平者正其行列部伍也比較比也叙事官府
 次第之事也掌遂中之事各有計簿歲終校之以
 叙其事而行賞罰此遂師治遂之權也

原曰遂官在野各卑鄉官一秩而遂師則未嘗降
 也可見其為司空之職與鄉師同矣遂之所以必
 屬司空者以其在野而民之所事皆田野生養之
 事也猶今外府之各屬其上司云耳曰與司徒不

相治乎曰司徒以教灋稽國中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以待政令所謂四郊非六遂而何司空掌建邦土地之圖人民之數遂人掌邦野之土地則六鄉固在其中是司徒司空之職各及於天下矣故國野之辨不可無而凡民之生教養則不可偏廢是遂官之職言野者重而教灋則詳於司徒鄉官之職言教者重而治野之灋則詳於司空蓋以六鄉君子多而生養之事寓於教六遂野人多而教灋寓於養故也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匿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然則遂中之秀民必舉以入司徒賓興之典可知矣

冬官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釋曰遂大夫中大夫也降一秩野不踰國也登上其數於籍也夫家衆寡則辨其可任與可施舍田野則稽其耕治之勤否功事女工之事教稼穡稽

功事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也稽女工者以布
縷之征所出也。○班固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
畢入於邑冬民既入餘子皆在序室婦人同巷相
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
費燎火同巧拙合習俗也此言可以發明遂中男
女服事內外之意餘子在序室者遂亦有學民之
俊秀居之於此而學焉立意固美但民俗不同要
亦窺測之言也為邑者遂之所屬群吏也自里鄰
以上皆謂之邑民居所聚也四井亦謂之邑三十
六夫也會政遂中一年稽考之政事既會則致其
事於司空改歲之始則預簡閱稼器耒耜鎡鋸之
屬詩七月三之日于耜稼政如月令云善相丘陵
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植以教民躬親之是
也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眡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
者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釋曰眡野人之稱興之者野人之中亦有鄰長里
宰鄰長之秩必於野人之中舉之其禮如此帥其
吏自里宰而上司稼之屬所謂與其衆寡也明舉
而揚之屬集而別之有功勸教農功盡力於民事

者治地如草人之土化稻人之水利司稼辨土所
宜之類有功如賢者治地如能者興之不飲酒不
鄉射只進其秩而已能者用其治事而已其有俊
秀者司諫則辨其可任國事舉而入賓興焉四達
者不專一友周其所屬之邑治而戒其民功地事
也鄭氏曰治民之事大通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
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功以所成而言
事以所理而言亦通既舉之後又令凡爲邑者有
在位在職之不同皆以四達戒其功事勤而有功
則賞而興進之怠則誅讓而退廢之也

原曰六遂都鄙皆郊野也都鄙則掌於縣師矣六
遂爲司空所掌而大比興疇不過曰明其有功屬
其治地而已固未嘗獻賢能之書于王以登天府
也蓋掌教者執興舉之權而掌野者課農事之功
職各有專主也曰然則鄉皆君子而賓興悉取於
是遂皆野人教灋不及賓興無取乎苟有耕歷山
之舜築傅岩之說伯夷太公之隱海濱皆不入賓
興之典乎曰司徒掌教灋固曰稽國中四郊都鄙
矣大比則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矣四郊
都鄙不在所教之中乎至於考校德行道藝以入

賓興則六遂都鄙之權又執於司諫司救也何以明之司諫掌糾萬民之德巡問而觀察之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可任國事者不言六鄉而曰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曰鄉里則國中四郊都鄙皆在矣司救掌萬民之褻惡過失亦不言六鄉歲時以節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施惠郊野非六遂都鄙而何哉又况治都鄙之八則曰祿位以馭其士廢置以馭其吏禮俗以馭其民可見司徒教灋賓興之典皆及於四郊都鄙矣今遂官所職無教灋意者鄉遂異治其興舉誅廢之權俱司諫司救有以

辨定於平時及大比之年然後於六遂都鄙之中舉而入於六鄉以行賓興之禮其德行道藝可任國事皆以司諫所書爲定歟若今鄉試必合於省中入試之人必由提學所定也六遂進秩之事固在於有功治地如賢能之灋以入廢興之典耳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釋曰政令謂政教號令徵比謂徵發校比頒田里

授以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也分職事相地宜令九
職之人業之也趣稼事謂東作方興則督率之使
及歲時合耦之事也賞罰別其勤惰也趣讀爲促
將用野民以行師畋獵功役及移徙用民執事則
各帥其縣之民而致役事既畢則攷其功之成否
計其事之勤怠而施勸懲之政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
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媿惡鄙師以時數之又從而察之
政而致事

釋曰祭祀亦如黨禋之祭政事以治人祭祀以事

神也師田行役用民之事則掌其教戒令其赴功
也一鄙之衆有媿惡鄙師以時數之又從而察之
能從司徒之教灋與否也媿謂成於鄉之三物惡
謂麗於鄉之八刑者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媿
則司諫書而賞之惡則司救糾而誅之歲終則會
計其鄙之功事即所謂有功與治地者而上之於
司空

丘氏曰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衆寡而鄙師獨
言衆庶蓋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
禦斯可以言庶矣衆至於庶則有媿有惡鄙師以

時而數之、又從而察之、媿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好而興之、非有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之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懲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孰謂遂官果專於耕而無教耶、

鄼長各掌其鄼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噐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釋曰、喪紀之噐、祭祀之品、鄼蓋有常共者、校其夫

家、比其衆寡、豈惟頒職事、辨施舍、亦所以治其吉凶之禮也、旗、以致民、鼓、以作衆、兵、則戈戟之屬、革、則甲冑之屬、師、田、行役而用民、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聽於司馬、先王寓兵於農者如此、簡噐、稼噐、兵噐也、有司、遂師也、簡之、則噐無不精、數之、則噐無不備、歲時戒令之、出於遂、大夫、小司空者、躬往聽之、歸而宣之、以齊其民也、趨、其耕耨、鄼長躬親詣田、以勸趨之、詩所謂田畯是也、稽其女功、蚕績之事、亦有時與灋式、鄼長稽之以布縷之征、由女工所出也、班固所謂婦人同巷相從、月得四十五日

者亦得稽女工之意遂大夫脩稼政縣正趨稼事
鄮長趨耕耨是男服事乎外者遂人以下無不稽
之女工之事至鄮長乃稽之蓋民彌親者事彌密
女服事乎內必親近者然後稽之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
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
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

釋曰里二十五家耳亦以邑言也比其衆寡則戶
口之登耗可知比其六畜則牲畜之多寡可攷比
其兵器則金革之備具可見有欲用之者不待按

籍而見矣使非同居之人安能如是耦兩人合耦
而耕其常也亦有合數十耦而耕者至今猶然合
耦耒鋤者耕公田也當耕時里宰往即鋤室帥八
家共耦以耕公田詩曰雨我公田或合一川之衆
而并耕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耦十千
維耦見衆心競勸也上勉其下故曰駿發爾私其
實合耦于鋤帥之耕公田也其不至者旅師有鋤
粟之罰焉秩序者耦耕公田之次序謂相更輪也
及當耕耨始合耦使非公田何秩序之有待有司
之政令上自遂人下至鄮長皆有政令也財賦者

取賄泉也蓋公田之粟為百官之祿廛里與菜牧則出泉為賦以入九賦故曰財賦是知九賦九功出於廛里菜牧如官田園稅納於天子是也丘氏曰財賦之事非里宰所專必待有司之政令見先王取民有制也

丘氏曰周家以農開國誠知夫熟耕凍耘霑體塗足人所甚勞激昂振勵不可不極其至故教稼穡則有遂人巡稼穡則有遂師簡稼器脩稼政則有遂大夫既教之又巡之無不由致其意則民不敢不勉矣猶未也至於合耦之鋤與夫趣其耕耨鄰

長里宰復有以盡其職縣正又有以趣其稼事而誅賞之以旌其勤而秩其不勉者則知先王設官為農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周旋乎襁褓耒耜之中其情無間所謂盭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風亦可想矣按吉甫論周家重農之意甚美但曰遂官皆設官為農是不知道遂官皆鄉官也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釋曰鄰里皆言邑者明在邑之宅非田中之廬也相糾則過失可以相規相受則患難可以相保里宰鄰長有政令則帥五家之民助之貢賦稅歛相

與贊其財師田行役相與贊其力徙遷于他處也
一鄰徙則一伍廢不可自徙必有故而後徙則隨
而授之明其人自官而徙非私遷也

葉氏曰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先王必使民安
其土而不失其本心之仁則有相親相愛之意是
以司徒令民五家為比使之相保相愛孟子曰鄉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即比
長之相愛相和親鄰長之相糾相愛邑中之政相
贊者與亦足以見成周井邑之內鄉鄰之中無非
安土敦仁之民也比長又有若徙于他邦則為之

旌節而行之鄰長有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胡為
聽其遷徙也蓋司空度地居民雖曰邑地民居必
參相得然而生齒日繁餘夫日衍必有不便其居
者不從其徙將何所容哉漢人議徙寬大地者聽
唐人自狹鄉徙寬鄉者亦聽皆此意也

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
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釋田鋤粟室宰合耦于鋤以耕公田若有不合耦
不耕公田者使出一夫之稅粟此助灋之罰也屋
粟載師田不耕者出屋粟謂田不耕故粟不出於

田而出於屋亦一夫之稅粟此貢灋之罰也閒粟
即閒師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閒民無常職
轉移衆職之間所入不下於耕者故罰之使出一
夫稅粟故曰閒粟也此三粟本皆貧民所出故立
旅師之職爲倉於野以聚之又以濟貧乏之用焉
質劑致民者質以人劑以券謂賒貸於民以質劑
爲信也興取也積聚也謂此粟取於貧民而聚之
故平頒以貸貧民不取其息也所以不取息者以
每年有此三粟之入也惟不取其息而平頒之惟
貧民得之謂之施其惠興積矣而復頒之謂之散

其利均其政令者非此三等貧民則不頒之謂之
均蓋三等之民不取其稅則逐末者僥倖怠惰者
無罰既取之苟不恤之則貧民轉於溝壑故特立
旅師以聚之而還以頒之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
役以地之媿惡爲之等

釋由又定斂散之灋頒必於春以春耕之時貧民
不給則不能耕故助之也斂必於秋以收成之時
饒裕故取之也又有此三等之罰則復取之新甿
者新來徙於此里者三粟之聚本以待三等之貧

民又有新來徙者以其無素畜故亦貸之及秋歛
之不取息與貧民等故田皆聽之使無征役者新
畔既受田則有征役新來遽征之則不堪故貸粟
於旅師使有征役若無征役焉以地媿惡爲等者
上家八口餘夫多則受田亦多故上家受上地中
家受中地下家受下地上地媿下地惡受田多則
征役多受田少則征役少故貸粟視受田媿惡多
少爲之等也

原由旅師之設先王愛民何其曲盡也蓋民之離
本逐末則必至於貧而貧者亦起於怠惰故逐末
與怠惰不抑槩以貧民周恤之則無所勸戒僥倖
成風矣故於閒民有罰謂其逐末也不耕公田與
受田不耕有罰謂其怠惰也故皆令其出百畝之
稅而不免焉所以抑之然抑之而不恤之非仁也
故又立旅師聚三粟春頒秋歛而不取息焉蓋取
之也所以爲義而頒之也所以爲仁仁義兼至民
安有不得其所哉然在鄉有泉府在野有旅師皆
先王立通融之灋爲仁民之政者泉府以國服爲
息所以懲貪旅師無息所以補助豈爲多寡謀哉
鄭康成乃曰旅師亦以國服爲息則國服二字既

周禮全經 卷之十一 四十七
未
誤解於泉府又移於旅師遂致王莽下賒貸之詔
王安石立青苗之灋春放十千半年則出息二千
秋再放十千、年終又出息二千、乃以國服籍口不
問其所欲而槩予、謂旅師之平頒、不問其遠近而
強責、謂泉府之賒貸、何莫非康成之作備哉、後世
常平社倉亦得泉府旅師之意、然必合之古制、乃
爲無弊也、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
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
聽於司馬、大喪帥虜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

於司徒

釋曰、稍人所掌六遂與都鄙之軍制也、丘即四邑
爲丘也、丘十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而稍
人掌其政令、時校閱之、若有師田行役、則隨多寡
而行簡稽之灋焉、同徒同井而耕、同里而居也、有
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灋于司馬、隨所調多
少、會車人之卒伍、稍人以其灋帥六遂之同徒、亦
會車人之卒伍、帥而聽司馬之號令、縣帥都鄙、稍
人帥六遂也、國有大喪、則帥遂之虜車與六遂之
役者、以聽於司徒、蓋虜車及役遂人共之、而稍人

帥之也。兵之號令，臨時制變，故聽於司馬。曰治民之政，令宣布有常，故聽於司徒。曰掌

原曰：稍人之設，獨掌六遂之軍政者乎？軍政也者，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者也。故家出一人為正卒，以其餘為羨卒，其曰掌丘乘之令者，丘十六井，百四十四夫，每乘用七十二人，則一丘乃二乘之數也。如調發以征役，則依司馬灋簡稽之，甸出長轂一乘，甸六十四井也，五百七十六夫共出七十五人，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此其大要也。大抵三代寓兵於農之灋，家出一人為正卒

其常數也。如用之，則隨時依司馬所發多少之數，或十人取一人，或二三十人取一人焉。則隨見在之人，或用輦輦，或用兵車，則會其車之卒伍，或用步卒，則會其人之卒伍。故曰以縣師之灋帥而聽於司馬也。縣師之灋，會其車人之卒伍而已。故軍政者，都鄙則縣師自掌之，六鄉則寓兵不以調發。征行，故惟小司徒鄉師掌之。六遂則有調發征行之舉，故特設稍人之職，無事司其政，有事帥以行。三代制兵之灋，大略如此而已。豈不至易至簡哉？委人掌歛野之賦，歛薪芻，凡䟽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
 釋曰野謂遠郊以外掌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
 澤之賦下文薪芻木材皆是也疏材草木之有實
 者畜聚之物凡物可畜以給用者如瓜匏葵菽之
 類是也○委人與遺人相通職遺人掌米穀為食
 之本委人掌斂疏材畜聚之物以供薪蒸菜菽然
 後可以待賓客也稍聚即遺人之郊里也甸聚即
 遺人之野鄙也頒賜即遺人之施惠也如賜食之
 類皆用委其他不用委故不言也然曰稍甸而不
 及縣都者以大都亦有遺人委人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
 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
 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釋曰式灋故事之多少也薪蒸可以供炊燎木材
 可以供張事疏材可以供殺菹可以飼馬牛古者
 師行日三十里必有路室之委即此之野委路室
 必有籓籬之囿即此之野囿兵器以共其守衛之
 用財用以給其道路之需自委積以下皆共軍旅
 也軍旅之賓客謂諸侯舉兵助王征討或敵國遣
 兵使以修好也館舍也必舍此者以就牛馬之用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媾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釋曰丘氏曰自農圃至藪牧皆謂之地守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地事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皆謂之地貢均之則高下媾惡輕重適其平矣丘氏曰和之者如何以地之媾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政令緩急刑禁之寬猛施舍之宜否禮俗之沿革喪紀祭祀之豐約宜者令之不宜者禁之使適於和而已司空以土會之灋總其大綱而斟酌

繡縫其間使萬目不遺者土均之職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豸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槩用蕒輕輿用犬

粉反麋音眉渴其列反瀉音昔豸音九埴音力反壚音盧槩音檻蕒扶云反輿音浮

相去聲緹音低墳符

釋曰化猶變也變惡為美變瘠為肥也以上之色

與性度地謂之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者九穀之種各有所宜之地如黃白宜以種木之屬糞種者皆取九物之骨煮取汁以漬種也今江南之俗猶然而用牛用蕒者尤多或曰燒九物之骨灰以糞

種赤緹線色也。渴澤故水處也。瀉鹵也。貍狻也。勃壤粉解也。埴壚黏䟽者。疆塹強堅者。輕學輕脆者。天下之地土色不同。有駢而性剛者。有赤而變線。緹者有墳起而壤解之者。有舊為澤而今則竭者。有鹹苦而瀉鹵有勃壤則粉解而黏者。有埴壚則黏䟽而不墳者。有疆塹則堅強而不和柔者。有輕學而不厚重者。凡此九等物。其色知其性。或用牛。羊。或用麋鹿。或用猿狐。或用豕犬。或用麻蕒。皆可。以變惡為美。易瘠而肥。則地無不可種矣。土化之濃如此。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蕒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歛喪。紀共其芻事。

瀡張如反。蕩吐黨反。列音例。芟所銜反。

釋曰。稼種穀也。下地水澤之地。蓋穀必以水澤之地種之。故設稻人以司水利。瀡積也。積水於陂塘。以備旱也。防堤防也。築以止水也。又為之溝引。所瀡水播蕩。諸遂也。遂者均布溝水。俾盈于列也。列即一畝。三畝為之町畦也。以列舍停畝中之水。以養禾也。澮者會通諸溝。致之于川也。夫上有陂塘。

堤防以儲水，下有溝澮以洩水，則旱潦皆有備矣。遂人所謂遂溝洫澮川者，其用如此。云作猶治也。涉揚其芟者，前年所芟之草在於畝中，故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洩水而揚去之，則治田種稻也。稼澤者，耕稼於澤中也。澤者草之所生，故以去草為先。盛夏水熱如湯，可以殄草而芟芟之。芒種稻之有芒者，草既芟芟則稻可種矣。上瀦水之澮，此治田之澮。雩斂，雩祭所湏之物。澤田畏旱，故共禱雨之物。常澤所生，可以闡墻禦濕，故喪紀共之。稻人焉。原曰：觀草人稻人二官之職，則知先王之於農事

審矣。是故土化之澮，所以別地宜而治種之澮。詳矣。瀦水之澮，所以養禾苗而畜洩之事。周矣。去草之澮，所以毓稼穡而作田之務備矣。農事之至微，無不經營於聖心，設官以司之。蓋欲盡人力之助，以輔相天地之宜者也。傳稱周公一飯沐而吐握者，三豈欲以此盡天下之能為萬世之澮乎。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慝他得反，守去聲。

釋曰：圖山川形勢之圖，地事農圃藪澤九職之事也。慝惡也。地慝如曉确之地，不宜稼穡，馮鹵之地

不宜果菰之類辨地物者辨其地所生之物如江南宜稻梁江北宜黍稷之類原其生者物之所生各有其地如嶺南之鍾乳湖南之丹砂之類詔地求者欲求其物必於其地也王巡守於四方正欲知天下山川之形勢民生之利害則土訓夾王車而行備王顧問詔王土地也土訓之掌地圖乃知一方土地之事者其所知者詳其詔王也近蓋王畿之內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釋曰方志者四方侯國之志書地圖則王畿山川田野塗巷之圖也侯國遠故有志而已故土訓知一方之地事誦訓知天下之地事者也詔觀事王巡守以觀察政俗則誦訓詔之平時亦詔王以天下利病形勝焉方慝謂一方之瘴烟癘氣王巡守則道之使王有所避忌且知土俗之美惡如志淫好僻之類王制所謂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正誦訓之職也二訓蓋知天下地理民風土俗異物旣塞之利害者也故王巡守必以二官夾車焉原曰予觀土訓誦訓二職而知先王所以能使天

下民物各得其所者蓋有其本矣夫天子深居灋宮之中堂下遠於萬里土地之淑慝生物之宜忌民俗之邪正山川之險易民害之有無漠然無所知則將何以行政制事脩教易俗哉是故設土訓以詔一方之地事設誦訓以詔天下之地事也近則以圖遠則以志居則以時詔王出則夾王車而指視如此則天下之利害民隱何者不日陳於王前而王心安得而肆逸也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縱使二官常不離王之左右而盡其職則敬畏安得不生先王所以治隆俗美者以有此具也孰謂緩而不切耶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釋曰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林衡受灋於山虞也物爲之厲者每物皆有藩界也別其地以限之然後命其人以守之設其灋以禁之也○丘氏曰利之出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周人皆有其禁何哉蓋利之所在人所競趨

官不爲之守禁則分爭力奪何時而已雖山林川澤各置虞衡之官而有以示其禁焉則兼併者不得逞而利可均及於民矣陽木生山南必斬以仲冬者欲其濡也陰木生山北必斬以仲夏者欲其堅也服車材耜農器季材小木也小木則以時伐而入之蓋車以致用耜以利農二者爲民務之至重且用小木也故不待春夏開禁當用之時則入而伐之也雖春夏開禁令萬民斬材亦必限以期日恐其過取而童其山也邦工國之梓匠也掄猶擇也朝廷命工入山擇木之可爲宮室車輿器用

者以命出於朝且擇材之中用必不亂斬故不敢禁也春秋亦有斬木濟用者不可入所禁之山林蓋冬夏乃開禁也有犯禁而竊木者加以刑罰焉○夫冬斬陽而夏斬陰一年山木之伐者一民用之取者二可以見愛養之道焉可以見足用之方焉小木所伐者數服耜所用者多雖冬夏之斬木有期日而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邦工掄材則不禁非邦工而竊木則有罰何往而非樽節愛養之道足民利用之方哉是故觀山虞之於木則先王仁民愛物之道昭然矣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
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珥如志反

釋曰山虞山神之所依也故祭山林則爲主辨護
其祭事脩道脩除壇場蹕行人皆爲主之道也大
田獵四時之蒐苗獮狩也萊除其草萊也田之野
山之曠空可田處也弊止也植樹也虞人之旗畫
熊虎也珥當作餌四時大田則虞人於所田之處
除其草萊及田既止則立虞人之旗於中令獲者
皆致其禽於旗下取禽耳以計所獲之多少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

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釋曰巡行也木生平地曰林木生山足曰麓巡其

禁令巡察而行山虞之禁令也平其守平分其所

守林麓之藩界也計林麓者會計其守護之功若

林木蕃茂民無盜竊則有賞竹木禿闕盜竊肆行

則有罰受山虞之灋如萬民斬木以時邦土掄材

不禁之類若斬木材而用之時則受山虞之灋而

掌其斬木之政令也蓋有山必有林林不出於山

也故林衡爲山虞之屬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

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釋曰川衡亦只巡察川澤之禁令而已流水曰川水鐘曰澤禁令如澤不伐天魚禁鯤鰠之類平其守均平其所守之分界也舍其守獺祭魚之後則舍其守禁令民採取也犯禁者如數畧不入汙池非時而取魚鱉之類川奠謂籩豆之實魚鱸蜃蛤之類川衡亦受灋於澤虞者也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

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釋曰國澤如揚之具區荆之雲夢豫之圃田青之

望諸堯之大野雍之弦蒲幽之豸養冀之陽紆并

之昭餘祁皆國之大澤財用所出有厲禁而不以

封者也故屬于國懼民因之以致爭也使其地之

人守其財物者澤藪之利在官居於其地之人亦

不敢以之為生業雖令其捕取魚利必擇其美者

進於官府取其珍貴之物以入玉府然後以其餘

頒于萬民焉蓋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魚鱉蜃

蛤則與民同其利焉先王處澤藪之方不使民專

其利以爲業亦不蔽其利於上而不與民同惟上
爲之厲禁下爲之守財所以公其利貴者獻上賤
頒于民所以均其利也先王於澤藪處之曲當如
此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苳菱芡之屬也葦以
闡墻蒲以爲席澤野澤之高曠可田處也澤虞有
旌以其掌澤有鳥羽故得注析羽屬禽亦致禽於
旌下也澤虞與山虞同總掌川澤川衡其屬也
程子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
治於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
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

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
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
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惟脩虞衡之職使將養之
則有變通長久之勢矣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
令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釋曰邦田之地即山虞所謂山田之野澤虞所謂
萊澤野之地是也蓋視山澤之中曠空之野禽獸
所聚之處爲藩界立迹人守之謂之迹者以其迹
知禽獸之處也凡田獵者謂不特天子之民田三

時務農一時講武習田事則天下皆有田獵之處各立迹人也故曰凡田獵者受其戒令焉麇鹿子也卯鳥卵也謂殺孩歿夭也禁毒矢射毒矢射物則物必死謂殺物太重無不忍之心也夫禁殺獸兒禁取鳥卵則有以蕃其始禁毒矢射則有以全其終而萬物不咸若不致騶虞之盛未之有也易氏曰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陣之事天子乘革路建太常以田見於司馬是也其次牧畜于囿設囿游之禁以時取其獸而不廢乎祭祀賓客之用天子載旂華之旌見於囿人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囿人所禁之地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禽獸之所萃者故謂之迹迹人者掌其地政則爲之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載木路巾車所謂木路以田者此也

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非公上声卜部

釋曰石砮砮之類金錫之在鑛玉石之在璞所產各有其地利之所在姦人窺竊故必設厲禁以守護之若王朝欲取之以飾器用必視其土色以別

其所產圖而授之使取者知所向也既設禁令又從而巡之防竊取也然後外人取之而入於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所以待邦之大用而玉府又所以供王之玩好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邦用

釋曰象之齒犀兕之角駝馬諸獸之骨皆可以制器用凡此數者不出于山則出于澤故以時徵其齒角骨物於山澤之農蓋平地之農以稼穡為事而萊牧所歛為邦賦山澤之農亦以稼穡有暇則射獵亦輸其所收以當邦賦蓋山澤之地亦當萊牧故也以量度受之然後知其長短多寡之數以共國家之用焉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

搏徐轉反

釋曰翮羽本也山澤之間禽鳥所萃其羽翮可以為旌旄弓箭之用故以時徵之以當邦賦審搏縛羽之名數也與諸物不同故特言其例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

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釋曰言其物則曰葛言其服治之功則曰絺綌草
貢者如蒨苧之類可緝績者出於澤以權度受之
權以知其輕重度以知其長短

掌染草掌以春秋歛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
而頒之

釋曰染草若藍以染青藉以染赤皂斗以染黑之
類或生於春或成於秋故以時歛之也權度受之
知其輕重多少也頒之者頒于染人以共染物之
用時如春暴夏纁玄之類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
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釋曰炭物灰物皆山澤之農所出者灰以飾宮室
給澣練炭以共薰熾皆國用之不可闕者不言當
邦賦者以其所用者博不特邦賦也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䟽材之物以待邦
事凡畜聚之物

釋曰既夕禮茵用荼未入壙之時縫淺黑之布廁
荼於中先鋪於棺下縮二橫三下壙之時以茵藉
之以其乾軟可禦濕也野䟽材謂茅荑蒿艾之類

可給用者皆掌荼聚之以入於委人以待用焉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闡壙之蜃祭祀共蜃噐之
蜃共白盛之蜃

釋曰互物蚌蛤之屬收其殼煉之爲灰色白如堊
也闡塞也盛成也葬則以蜃灰塗壙以其禦濕也
祭則以蜃灰飾噐以其潔白也爲宮室則以蜃灰
飾牆壁取其素潔也白盛者以蜃飾牆壁之名也
○陳及之曰先王之時凡民於田稅之外至有趨
末作者一切徵其物大意欲抑末重本故耳

葉氏曰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
其財則是山海天地之藏而爲一人之私有是與
民爭利也不爲之禁是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
爭利亦不縱民趨利是以太宰有九職以作山澤
之材又有九賦以斂山澤之賦則官不得而私民
不得而擅矣今山虞令民斬材澤虞頒其餘於萬
民至於金玉錫石羽翮齒角絺綌草貢之材皆萬
民所得有染草灰炭䟽材互蜃之物皆萬民所得
爲此之謂與民共財也又山虞有山林之守禁澤
虞掌國澤而爲之厲禁述人禁邦田之地而小人
角人羽人掌葛各取其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

以至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無不以時而徵其物
此之謂禁民趨利也蓋鄉遂之民惟知有田之可
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
業往往資山澤之利利多而民必競未重而農必
輕故先王既許其共財又禁其逐末並行不悖所
以無曠土無游民與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
獸死獸之物

釋曰囿游苑囿遊觀之處也獸禁者取用有節蕃
息有時侵盜有罰也牧畜也百獸者脂膏羽鱗之

屬皆可謂之獸也所以畜養百獸者以爲生獸死
獸之共爾如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皆所以
備祭祀賓客之須又非特爲遊觀而設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
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釋曰國之場圃場人掌之民之場圃閭師任之物
生之時闢場爲圃及物之成築圃爲場果棗李之
屬蓏瓜匏之屬珍異蒲桃之屬時者果蔬成熟之
期也收而藏之以供祭祀賓客之須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

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釋由藏米曰廩卽九穀之數以知米廩之數匪讀
爲分匪頒隨其數而出入也調賜貧乏凶荒以王
命施惠也賜予也稍食能者在職之祿廩也在位
之祿則謂之曰祿賦田以予之在職之祿則謂之
稍食給於廩人舍人也上謂豐年下謂歉歲數猶
計也以歲之豐歉計國之用度量入爲出以知足
否也於是告所司爲用穀多少之制也以治年之
凶豐者年適豐雖粒米狼戾不侈於有餘年適凶
雖飢饉荐臻不苦於不足者以有治之之術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
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
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
則共其接盛鬴音輔殺色界反

釋由鬴與釜同六斗四升也以民數計度本年所
收之穀四鬴三鬴二鬴每人一月之食也上豐年
中常年下歉年不能人二鬴則荒年也移民就穀
以不足就其有餘也殺省也凶年邦用宜從減省
故以詔於王也行道曰糧止居曰食接讀爲扱春
也盛染盛也共接盛者蓋爲糙米以授春人使精

鑿之爲梁盛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管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稷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釋曰廩人之設主百官之稍食舍人之米穀主王宮之稍食者宿衛之稍食則宮正均之后宮之稍食則內宰均之所以主其藏稽其數而平其給則舍人之職也財守米穀之數也分分於宮正內宰以每職給用多寡之數也以灋出入米穀之灋式也簠以盛稻梁簋以盛黍稷既實之又陳列之也賓客如之亦實於簠簋而陳之也賓客之禮有管米陳於中庭車米陳於門外芻禾以共其馬牛皆舍人具之也飯米飯舍之米熬穀錯于棺之旁也每歲之春后帥六宮獻種于王舍人預縣其種使風氣燥達以共獻也出謂以時頒之入謂以時歛之辨其物者去皮曰米存皮曰粟粟穀之總名也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苽秫六者有米麻菽麥三者無米故曰粟米而必辨其六粟三米之物也歲終

則總計一年所用米粟多寡之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釋曰倉所以儲粟也九穀皆藏焉而曰粟入者九穀皆不爲米也物猶名也辨九穀之名物以待邦國之用也倉主藏粟與廩人舍人不同止殺也餘灋用不急之共用也蓋穀不足則減省用度不求豐焉有餘不敢妄用藏之以待凶荒之貸予大事師役與喪也故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焉觀此則倉以儲穀郊野處處皆有矣

原曰廩人之所掌百官之稍食舍人之所掌宮中之稍食倉人之所掌即遺人所謂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也故廩人舍人之掌者米倉人之所掌者穀米以給能者在職之祿每月頒給必以米者在官之食也曰粟者麻菽麥之不可爲米者共粢盛則授春人精鑿之若夫恤艱阨養老孤備凶荒待賓客羈旅必純以穀者藏久而後用也至六宮種陸之種則不藏而縣之故知三官米穀之掌則知百官之祿之所出而司祿之所掌則給

周禮全經 卷之十二
六十七
官
祿差等之灋也職雖亡意可推矣

司祿闕

葉氏曰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告以其詳不可得聞周官當有祿秩多寡之制內史掌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是祿秩必有定數今司祿之官獨缺意者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與然散見於他書者尚可考也古者賦祿以田公卿大夫有功德者皆有采地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無采地者亦分以田如載師官田士田宅田是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

三公之田視諸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孟子亦然此分田制祿之等也庶人在官者之祿孟子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而下士則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則倍下士上士則倍中士是以王宮之宿衛則宮正均其稍食后宮之人民則內宰均其稍食至于士庶子及衆庶在外任職治事者則其長均其稍食與夫守城郭溝池者則掌固均其稍食馭夫圉師府史之在宮中者

則校人等其稍食內外朝留治文書者則槁人共其冗食若此者所須有常數所給有定員其祿則出於廩人舍人之所藏以待匪頒賙賜稍食者司祿取而頒之與內宰宮正等官使之相均給與審乎此則司祿雖闕而班祿之意可得而言矣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稔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歛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

縣音懸

釋曰巡行視也郊外曰野春而巡野以觀其耕之勤惰秋而巡野以觀其稼之美惡春省耕而五穀

之種有先種後熟者有後種先熟者既辨其種又徧知其名與其所宜種之地以爲稼者之灋而縣于邑閭使衆皆知之也秋省歛而觀其稼之善惡上下謂豐歛也豐年則賦如常凶年則歛其薄視其豐歛以爲稅歛之差此貢灋也○丘氏曰周之井田借民力以耕非復有所歛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歛灋者蓋年之上則爲民歛而藏之年之下則爲民出而賑之此即倉人所謂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之義也愚謂周人貢助並行雖公田不無歛入之數以稽勤惰均平也猶廩人所謂

四鬴三鬴二鬴之差也。賙者賑其艱阨，平者均其
征役，興謂興其所積之粟也。

李氏曰：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歛。灋者豐
年從正，凶年則損也。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
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謂以歲之豐凶得稅多少
之數計國用之足否，乃詔上用穀之灋也。夫什一
而稅天下中正，故謂之徹。徹者通也。然耕獲之事
豐儉無常，凶旱水溢，農雖盡力，穀有不登，而有司
必欲如灋於理安乎？孟子道龍子之言曰：貢者樂
歲寡取，凶年取盈，使民昉昉然，故聖人設官必於

穀之將熟，巡於田野，觀其豐凶，而後制稅歛焉。豐
年不多取也，凶荒則損，何取盈之有哉？王制曰：冢
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視
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量入爲出，由此道也。後
世除租減歛，灋則既聞之矣。至於邦用，其可忽諸？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盞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
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食音嗣

釋曰：盞盛者，黍稷在噐之名。盞盛之米，以實篋簋，
則授之饁人而炊之，牢禮之米，以實筐筥，則共之
掌客，以致之，食米飯食之米也。凡米事，春榆簋，蹂

之事也

饔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釋曰饔人主炊者六食六穀之飯也祭祀賓客饗食皆有飯舂人舂其米而積之饔人炊其米而熟之也此二官皆在王宮之內廩人之屬也

豪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釋曰冗散也冗食散職服事于內外朝者天子有二朝此特言內朝外朝不及路寢之朝者非冗吏文書之所也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也養犬豕曰豢不於餼人言者其共至尊雖其潘瀾淺餘不可褻也瀾魯且反

陳氏曰內外朝冗食者之食見於豪人之職而主之奄人意者如後世所謂賜食或取之內厨者是也穎考叔爲封人有獻於莊公而公賜之食以此類推之亦所以示其隆禮愛賢之意而豪人共冗食者之食其猶漢世之所謂主熟食者乎

周禮全經卷之十二

